



网上拜年

□ 卢淑梅

春节临近,街道两旁的树木挂满了彩灯,傍晚时分璀璨夺目、流光溢彩,一派喜庆热闹景象。

王叔的档口在面包铺与牛肉火锅店的狭缝处,大约有两个平方左右,上面支起一个厚实的帐篷,一层牛津布,上面再加一层塑料布,也能防风挡雨。

王叔坐在一架补鞋专用的机器前,好几双鞋子堆放在一起,旁边有两、三个生了锈的铁罐,里面装着零零碎碎的配件,有螺丝钉、皮料、边角料、胶水等等。王叔五十多岁,个子不高,黑黑瘦瘦,剪个平头,眼睛小小,戴着眼镜,抬起头时额头折叠着饱经沧桑的皱纹,但看起来挺精神的。

他正低着头,腿上铺着一块黑布,左手拿着白色高跟鞋,右手灵活地在鞋子上穿针引线。只见钩针从鞋底穿了进去,然后拉出线,再用另一根线打结,勾出,漂亮的一针就搞定了。

“王叔,帮我看看能不能修好?”王叔放下白色高跟鞋,接过我递给他的一只靴子。王叔看了看靴子的破损处,“没问题,缝补一行线就好了,另一只也一起补吧。”看着我似乎有点迟疑,王叔又说了一句:“两只靴子同时缝补才好看的。”

他也不磨蹭,便开始修补。他掰开靴子底,上了一层胶水,然后把靴子放在支架上,把针轴转过来,然后穿线。而那线却不听话,王叔好几次眯着眼,扶着眼镜都穿不好线。我从王叔那里拿过线头,帮他穿好。“唉,年纪大了不中用了,线也穿不进去了。”他一边叹息着,一边麻利地开始修补。

那补鞋机也很破烂,满是锈铁,靠人力的转动带动皮带工作,王叔每转一下,针就飞快地下落,“咔嚓!咔嚓!”机器有节奏地工作着,一针一线一个洞,一条条线仿佛把王叔的生命都锁在这些鞋上了。

我的靴子修好后,王叔用鞋油擦拭一遍。“多少钱?”“三十块吧!扫一下支付码。”他指了指旁边贴着的微信支付码。

我穿上靴子来回走了几步,竟还是那么舒适。在这座城市里,王叔这些平凡而又朴实的手艺人,用他们精细而独到的技艺,精心打磨一双双鞋子,为顾客缝补一个个小欢喜,那是一种付出,也是一种生活。

王叔的老伴方姨,看起来五十多岁,平时说话细声细气的,坐在缝纫机旁边,在聚精会神地缝裤子腿。

“方姨,今年春节回湖南老家吗?”“响应政府号召,今年不回老家过春节了。儿子、孙子都在这边打工、上学,到时网上给亲戚拜年、派红包喽。”没想到,方姨的话很跟得上潮流。

以往每年春节,他们一家几口,冒着严寒开摩托车回老家,几百公里的路程,风雨不改。一直以来,回家过年是我们的传统习惯,是千百年来形成的文化记忆、精神情结。但“此心安处,即是吾乡”,适应新时代、新形势变化,网上拜年,遥寄乡愁,确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

杀年猪

□ 刘和仁

在物质极度缺乏的年代,杀年猪自然是极大的喜事。屠户到家一定说“恭喜福年猪”。把杀猪称为“福”。对自家的当然说“杀”。所以,请的帮忙的,喝混子酒的也都说“恭喜福了大年猪”。

那个年代,虽说是自家养的猪,也不是想杀就能杀的。要先向大队申请,同意申请了,然后还需缴上屠宰税。然后就可以看个好日子,约上屠户宰杀了。

过去读书人不多,又处在在社会变革之际,申请就闹出很多笑话。我村就有一个过去教书先生,他第一次写申请,就不知道怎么写。想了想,就写道:“肥猪一,此六畜,人可食。”一个申请居然引经据典,结果笑了几十年。还有一个二年级的小学生,代父亲申请,写完“申请宰杀”没有标点,又不另起行,接着把申请人写上。就弄成了“申请宰杀某某某”。也笑话了很长时间。

据说屠户忌讳杀“五爪猪”,如果听说谁家有五爪猪,他是不会答应的。也听说有个屠户晚上做了一个梦,梦里他单刀把父亲杀死了,早上起来却又

忘了,去人家把猪杀了,一看竟然是五爪猪,想起昨晚的梦,恐怕得很,一会,就有人报信,自己父亲死了。

做屠户这个职业的也不多,百多户才有一个,我村四五百户就三个,谁家的猪哪个屠户杀,有个不成文的约定。一般不会过界的。但也有例外,我们生产队,是本家的叔爹的势力范围,可我们庄子四五户却是本家的叔叔来杀。这情况终于在1968年年底发生了改变,二爷爷家杀年猪,放出的混子是白的。二爷爷认为不吉利,自己放言自己要死了,第二年,二爷爷真的去世了。于是,这族叔不再来了。

人们对杀猪有很多误解,认为刀子一插,猪就死了,没有技术要求。刀尖捅进猪喉咙后,要到里面去刺破猪的心脏,这样猪会很快死去,很人道,主人也觉得猪很乐意死而换得主人幸福的生活,从而心安理得地享受。有的蛮人,活儿不地道,猪死在案板上,又爬起来跑,结果只能搞第二刀,主人不开心,要郁闷好几年。

放下来的猪血要连盆放进锅

里,盆外边是水,用小火慢慢烧,火不能大,大了就变成蜂窝了。口感会粗而寡味。所以,这加工有一个专用的词,叫“浸”。只有小火浸出来的混子才嫩而美味。

放在案板上的猪,屠户先用木塞把刀口堵上,然后在一只后腿上割开一个口子,随后对着吹气,猪慢慢变得圆滚滚的,帮忙的人,找来吹火筒在猪身上进行敲打,让气充满猪身每个地方再把口子扎起来,然后放进屠桶脱毛。

脱毛的工序也有讲究。外行人认为全部用开水,其实不然,全部是开水,容易把皮烫坏,或者皮色发红。有经验的屠户都要兑上适量的冷水,既要猪容易脱毛,又要猪的皮色白皙。

猪的脸部脱毛是最难的,其它地方干净后,师傅和帮手们就把猪驾到桶上,先前的吹气的妙用体现出来了,猪会端端正正的趴在桶上,不会塌,也不会歪。用尖刀仔细清理猪的脸。过去的老品种有叫猫头猪的,脸上的纹路很深,特别难搞。但无论多难,师傅不马虎,因为猪头是主人家过年上供的必备品。

最先砍下猪头,上部中间位置打个眼,这个眼一定要正,穿上组子,挂起来也是正的,这猪头要叫猪首,小孩子每说猪头,都要被大人一一纠正。

再砍猪颈,师傅叫槽圈,这个要求师傅砍得圆圆,用烟薰过,留待来年插秧食用。不圆就意味着不太吉利。第三步就是割下猪尾巴,也要求师傅把猪屁股部分挖出圆圆的一块肉,然后在尾根对应的顶部打个眼穿上组子,这个也是过来还年必备的。年头年尾都讲究一个圆字。

做好这些,就得上梯子。梯子平放在猪的一边,把猪翻动一下,挂上钩子,靠在墙上,开边,开始剥肉。年猪人家如果有讲媳妇及小孩第一次到外婆家,就要剥很多礼块,所谓“礼块”就是腿子附近的肉,要求师傅剥成薄而成半圆的模样。每快的重量要差不多。刀不快,手不熟,就难尽人意了。

主人烧肉要时间,外面师傅也有事做。翻猪肠子、猪肚子,这些要弄干净也要时间。活都干得差不多,喝混子酒的客人也都到了,欢欢乐乐一顿年猪饭,真是大快朵颐。



山中雪景 储国安 摄

雪花之吻

□ 孙志昌

雪花轻轻地
落在脸上
就像点石成金的手指
让我成了最幸运的那一位
脸上的雪花,有滚烫的前生
此时却似一根根羽毛
紧紧抱着我的笑容在飞

她就这样温柔的假在我脸上
如同一个吻
让我猝不及防,又沉浸其中
生怕心里的波涛会惊醒
这晶莹的一滴水
和这一滴水里的美梦
漫天的雪花就像无数个我
一边回来一边走失

腊八粥

□ 程乔霞

小孩小孩你别馋,过了腊八就是年,年味,从腊八粥的芬芳中拉开了帷幕。

安徽省岳西县店前镇银河村的光岩组,位于神奇的北纬30度,不仅开门见山,还背靠高山,平均海拔600多米,是典型的高海拔村落。寒冬腊月,山下流水欢畅,山上冰河不开。腊月初八,住在光岩老屋的吴妈夫妻俩清早就起了床,因为嫁出大山的小女要回家过腊八节,老夫夫妻俩倒柜收集做腊八粥的食材。

腊八节的来历,在当地还有一个传说。相传西晋时期一对老夫妻,给儿子留下一笔家业,可是儿子不争气,游手好闲,坐吃山空。到了腊月初八这一天,家里断了炊。邻居不忍,给他煮了一锅大米、面块、豆子、蔬菜等混在一起的“杂合粥”。意思是:“吃顿杂合粥,教训记心头。”这顿粥让小小子潸然泪下,幡然悔悟,从此发愤图强,日子也一天天地好起来。往后每逢腊月初八,家家都煮粥喝,既表示腊祭日不忘勤俭之美德,又盼神灵带来丰衣足食的好年景。

日上杆头,杂粮在厨房里来了一个大集合,红豆、绿豆、黄豆、豇豆、豌豆饱满;红薯、萝卜、桂圆、红枣早早站队;吴妈的手就是称,米面科



学比配,鲜肉、香油先后有序。食材搭配好,吴妈将豆类洗净下锅,小火煮烂;趁焖豆的时间,将按照比例搭配好的糯米淘洗干净备用。随后将鲜肉洗净切丁,萝卜先切丝再切段,红薯切丁。一切准备就绪,生火烧热另一口大锅。鲜肉第一个下锅,大火烧出肉油后,放萝卜红薯一起翻炒。火候一到,吴妈就往锅里加水,水的量是按照所有食材的量一次添足。趁火塘加足马力的当儿,吴妈麻

利地将米沥水下锅,紧接着放进焖好的豆子,红枣、桂圆也瞅准时机,紧跟吴妈的指挥棒融进了大合唱。除了少量的豆和面条,食材都被吴妈赶下锅。在锅铲的适时搅拌下,五谷杂粮充分交流,融会贯通。柴火在助力,时间在调味,不一会,从厨房方向飘来粥的甜香。

吴妈不时翻动锅里的食材,小火慢熬,烟雾蒸腾。见火候差不多,吴妈撒进豆和面条,与粥拌匀,盖上

锅盖,再次一撇一拐地来到屋外眺望。

女儿终于出现在山林掩映的小路上,看见阳光里白发苍苍的老娘,雀跃的归心,在一声亲热的“妈”的呼喊下,热闹了整个山村。孩子回来了,老屋欢腾起来,吴妈在孩子的簇拥下,回到灶台,一边继续弄粥,一边给女儿重复老一辈关于腊八粥的故事。

当铁锅里的大合唱安静下来,五谷氤氲熟透的芬芳津津乐道滋味绵长。鲜红的甜枣,金黄的红薯,绛红的桂圆,紫红的花生镶嵌在如玉白粥里,让人垂涎欲滴。吴妈尝了一下粥的咸淡,眉开眼笑里写出了对自己厨艺的满意。随后,她从橱柜里拿出几个盆,盛上热乎乎的腊八粥,吩咐老伴给老屋几位留守老人一一送去。

邻居该送的都送了,吴妈的一大家终于落座,安安心心地围着八仙桌上上了香喷喷的腊八粥。

除了送人和当餐吃,腊八粥还剩小半锅。看见女儿的不解,吴妈解释说,煮腊八粥不能定人定量,要有得吃有得送还有得剩,预示家底殷实,年年有余。更希望来年风调雨顺,五谷丰登。

腊八粥,就在这阖家欢聚其乐融融的氛围里记忆了佳节,浅尝了年味。

乡下的年味

(外一首)

□ 姜利晓

瑞雪兆丰年,乡下的年味里
又多了几分喜庆,古老的年画
年年刷新着吉祥的寓意
红红的灯笼,为乡下人家的日子
照耀出一个璀璨的未来
喜鹊的叫声,被炸响的鞭炮声伴奏
疯跑的小孩子,希望永远走不出这个真实的梦境
春联,写出新一年的祈愿
舞动的身姿,扭动的秧歌
寂寞的乡下,不再孤单寂寞
阖家团圆的欢乐,像是夜空中绽放的焰火
随着清新的风,在人心中和大地上
一起弥漫

乡愁

到了腊月,连乡愁的味道
都是甜甜的,故乡的山川河流草木房屋
都渐渐变得清晰,思念如火
在游子的心中熊熊燃烧
这些年来,为了生计的背井离乡
已让不知多少游子的心倍受煎熬
乡愁,是孤独的旅程中最温暖的意象
而此刻,已是腊月
归来吧,归来哟,这呼喊声
从故乡的方向,从父母的嘴
如同大风一样,一遍遍地吹来